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

珩臨子



傳

太僕湯公伯問傳

湯北京字伯問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豐城令
徵拜御史時稅璫四出橫索至窘職官於苑斲辱宗
室莫敢言北京取痛言之而奸人希旨言興利者百
出京請百戶王遇桂閭應隆請科直隸田房稅變賣
高淳等縣馬場可得數十萬又請海外貿易獻四十

萬輒得旨勘議北京上言以爲東南凋敝至極通番
禍變可虞年來水旱頻仍富者貧而貧者流移何從
取盈而得數十萬以駕虛鑿空之說爲焚林竭澤之
謀人窮則亂獸窮則攫吳閭之間屢見告矣臣謂東
南凋敝至極以此昔年閩浙中倭皆緣土人通番被
擄竭東南財力僅乃驅之朝鮮之役亦費國家數百
萬儻邊圉不戒臣不識太倉太僕尚能辦數百萬之
費否耶臣謂通番禍變可虞以此乞下吏誅奸弁以
爲言利者戒書上其議寢已巡視西城有中使三人

冷廟侍郎敖文禎詰之則鄭宮使也北京露章劾處
發配金陵貂璫肅然自是北京直聲震朝宁會妖書
事發舉朝人不自保屬會審北京獨坐敷生光獄得
解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北京臨決北京爭曰
學程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帝免學程於是

命按宣雲守備皇陵監李浚指陵木啖居民無虛日
北京密陳之浚偵知之亦誣許永寧軍人盜木冀軋
北京朝廷遣科道臣往勘乃得白尋按福建還掌河
南道管內計復按順天北京所至任事有胆決不避

權貴風力錚錚而先是宣雲之役北京誣既白而軍民被逮數十人浚必欲殺之杜口北京疏其惡中外怨恨狀帝震怒責浚長跪三日其下鷹犬皆杖配被逮者悉放還會厰監盧受豪橫都人知北京能持法訢其狀受索息令其客來謁因說曰君少節意寺卿在我耳兆京笑曰三公不易介者何人而敢以管我卒堅執不少貫又嘗叅稅監馬堂是時諸閹無不噤斷恨湯御史然憚其公正莫可抵隙以是得伸其志福王之未之國也羣臣屢疏不得上通北京倡率

道官伏闕叩請疏乃得至御前大抵言祖宗之制莫重分封未有親王既壯而久居京邸者臣等伏讀高皇帝祖訓有曰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今福藩已鼎建天中而陛下不俾之啟行何陛下之愛福王異於高皇帝之愛其子孫也夫食洛食瀍此福王之家也千里邦畿萬國朝宗此非福王之家也明春決不再遲臣等信陛下之有成言乞勅下早諏吉日以襄鉅典未幾福王遂之國寢奪嫡謀叩關之力居多焉初兆京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挾太宰趙煥

軒輕臺網兆京連章劾之當是時元詩教趙興邦官
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元趙官吳比於四凶迭居要地
無敢撓者兆京視之表如也而辛亥涼察朝官力斥
湯□□鄒□□賓尹有盛名其徒欲擁戴爲相京察
朱勝前一日兆京獨袖出一單於吏部堂羅列宣城
罪狀宣城故不識兆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爲湯伯
閔人指示之悚然既廢而歎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
觀伯閔意動今果爲所中矣李廷機之罷相也猶徘徊
戀闕兆京參其據鞍顧盼失大臣難進易退體觀

允放還而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
膜拜李太后嘗取達觀所製水入宮中謂之法水兆
京聞之大怒捕達觀繫以死其疆執果銳見義無
所撓屈無事不然兆京父嘗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
書生言訥不出口今乃慷慨言天下事能強項如此
哉四十一年論吏部尚書趙煥擅權兆京因挂冠歸
卒年五十二贈官大僕卿天啟間兆京死垂十年忠
賢之黨追恨之列其名於東林黨人與曹于汴史記
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榜示天下云

太常侯公以康傳公

子尚書若谷公

祭酒木

乳蒲字以康歸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寧康
令擢御史巡按陝西時涼州三岔堡失事上言搗巢
之事利在將官不利在邊疆有可行有不可行如紅
永以西甘涼以北咫尺卽鹵一搗輒一徙而隣邊村
堡得以徼旦夕之安此可行者也如河州去歸德七
百餘里歸德去鹵又遠中間駐牧皆蕃族我兵一出
玉石俱焚此不可行者也然明知其不可行而卒行
之者大抵武功非此不叙錄耳且詐冒之弊至有割

乞兒頭携之出邊誑云賊級則搗巢之弊可知况以挑釁而速禍也又言河西之西寧河東之河州密邇外境當增邊餉夫西寧歸德勢合互援相為犄角固以壯我之勢亦以分彼之力倘彼受賞於西肆掠於東我顧自為町畦而秦越視之河歸之勢孤矣其言最稱切中章下所司而前後所勘甘肅昌寧等處戰守功罪咸精覈其在御史臺嶽嶽見風采時官府溷淆仕路耗亂官口口吳口口之屬與要人為比撓滑恣睢執蒲與官應震同年素親善及同領言職應震

一日私邀執蒲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吾與若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執蒲大怒叱出之自此遂與應震絕抗疏論時相李口口清而戾方口口陰而邪不副平章望不報而朱相口口之未罷也御史陳於廷三劾其姦詔慰賡而論諫官勿復得言執蒲獨爭曰實奸於廷言是又言天下方有事用大臣當當其材孫鑛非無文字不可手執書卷坐大司馬堂所言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遂不容於朝出為山西僉事實相口口逐之也天啓初高攀龍趙南星為政推舊

聖卽家起執蒲爲光祿少卿尋遷僕少未幾遷太常
卿亮嗣應震言驟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執
蒲賢者亦用例耶魏□□言於忠賢曰此窟疆老者
東林之渠魁也會宗賢欲代祭行禮執蒲知之先期
上言曰天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
今輒有官奴闖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
容禁止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
而況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見之大
怒執蒲遂致政歸尋卒子恂恪

恂字若谷萬曆四十四年與弟恪同舉進士由外吏
擢御史巡按貴州平安邦彥天啓初忠賢之黨盤踞
要津墜除其異已者執蒲既忤意去而恂兄弟在朝
所交遊親善皆一時正類其時喜事者指次爲品目
有東林天鑑錄同志錄點將錄請書恂兄弟與焉忠
賢按籍誅求恂兄弟削逐去崇禎初復官朝議定附
逆諸臣罪而柄政者尚護其餘燼僅欲以京察處分
恂與吳姓上言六年京察爲不修職業者設若大奸
大逆附逆害人者不在此數除奸察吏不可並行於

是逆按始定頒示天下恂歷官至兵部左侍郎督治
昌平軍遼東都司左良玉者犯法失官走昌平軍爲
門下卒嘗役使行酒良玉醉失四金卮旦謁軍門請
治罪恂曰若七尺軀而任典客哉吾向負若非若罪
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難將兵者恂漏下
四鼓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大驚失色戰慄立移
時乃定旦日大集諸將轅門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
賜卮酒三謂諸將左將軍今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
拜官疏夜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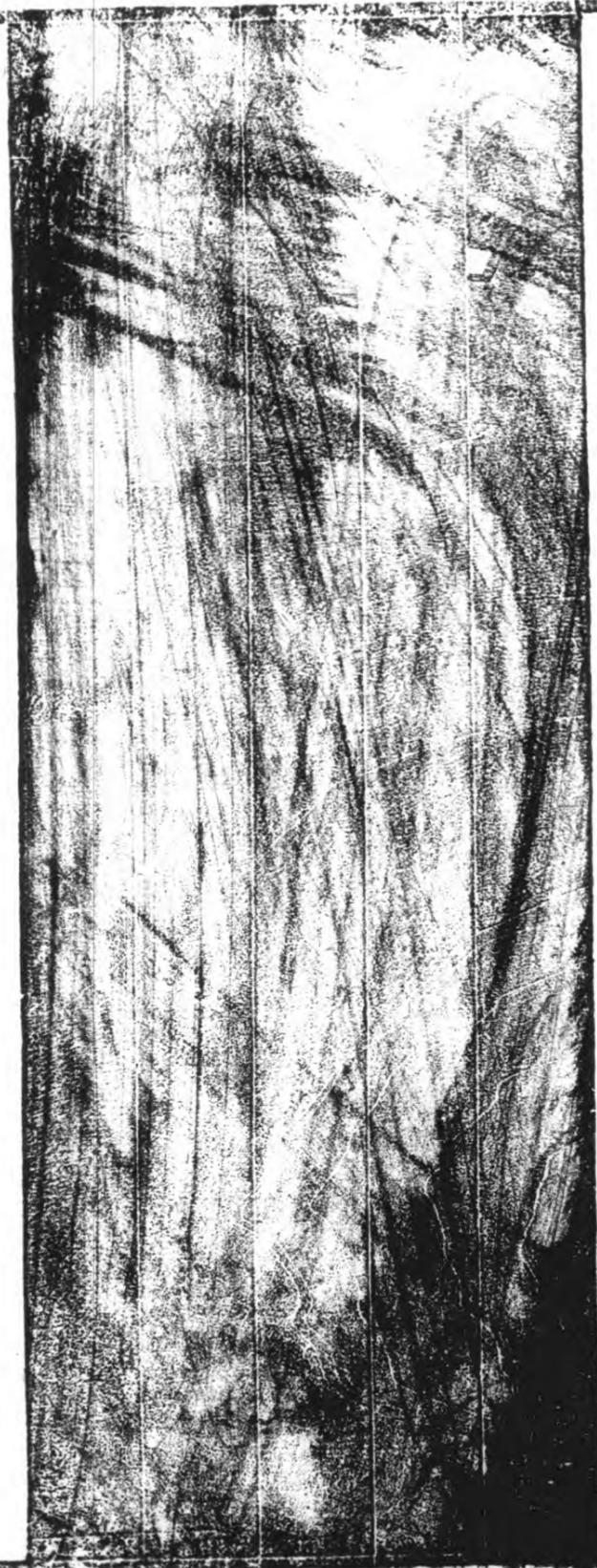
行備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運戰於松山杏山
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他若尤世威丘磊皆
伍受知於恂後皆將兵善戰其能知人類如此等晉
戶部尙書當國方以門戶引繩排根欲斥去之誠意
伯劉孔昭科臣宋之普撫馬豆事劾恂下獄刑尙書
鄭三俊爲之申救帝并獄三俊宣大總督盧象昇應
天府丞徐石麒各上疏救三俊得釋而恂繫獄者數
年十四年閣臣范復梓奉命清獄言恂大臣頌繫久
當釋而左良玉之將兵備寇河南也往往與督府意

不合自熊文燦楊嗣昌丁啓睿更遞爲督師良玉心輕之偃蹇不用命以是寇患益大而良玉感昌平之恩私心願効力以報恂其三過商丘必令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執蒲拜伏如家人禮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起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良玉大喜躡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恂恂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會恂于河北恂止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

然止四萬額糧寔又未給度支今悉以來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賊陷關封恂備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快曰朝廷若且用侯司徒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侯司徒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遂往來江楚爲跋扈狀不復爲朝廷用矣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尚書熊明遇大恐請恂以書諭之而止未幾燕京陷恪字木庵天啓間爲編修與楊漣繆昌期諸人遊漣條上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趣恪代其藁忠賢怒

謀殺之會魏廣微以大學士知貢舉而恪爲校官廣微心嫌恪恪所薦鄭友立宋玫卷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恪恪力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一官負天下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鉉廉知之乃劾恪罷官忠賢矯旨令恪養馬恪卽日掛冠去未幾忠賢誅故得免崇禎初起爲庶子與輔臣韓爌詞臣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頒定逆案遷南祭酒恪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則又感憤日夜縱飲移疾歸卒年四十三所著詩

詩二十卷李自成破歸德詩卷在掠中子方岳奮身往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得存方鎮有才名城破死



司寇徐公寶摩傳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幼羸秀多能長而沈寘於天文樂律兵陣之書上計偕罷歸而同年生歿於途石麒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以女妻其遺孤舉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是時奄賢方欲得政與南司爭察郎署中賢才有聲者以禮下之苟當其意卽得美遷所以難致石麒至再石麒方嚴不少顧奄始不悅奄興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石麒果疏願省浮費積困奄每贖請石麒必

以令甲折之遂大忤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瘐
死坐贖累千石麒師黃尊素亦在繫石麒首約同里
爲魏大中債所坐并爲尊素上輸糞出之若盧奄益
怒益思所以中之者屬戚陳王升造悖辭誣許石麒
請下吏訊石麒條列升父子罪狀甚著白奄不能緹
事得解然猶罷其官以歸崇禎誅大憝召用諸去國
者補南祠部郎改文選郎主計典計竣例擢京卿時
相惡斥其私人特勿于遷尙貴卿轉應天府丞十一
年春大司寇鄭三俊疏救戶尙書侯恂下於理三俊

海內德而帝方震怒不測百寮趨趨無敢言者石
麒入會因極言主上嚴刑峻法上下不交漸成
金幣故上天應之以災三時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直
大臣以執法頌繫上累聖德疏上人盡危之越三日
帝御門畢忽召羣臣申飭大要以非不知司寇清而
清固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骹法今念其老姑
釋之故事未有御門宣諭者帝所逮治大臣未有六
日卽釋去者天下仰帝之明而歎石麒格君之深尋
召拜左通政轉光祿卿帝銳意於治力崇節儉有終

身蔬布之論而食監供具多浮汰謂帝王家事大烏
用書生屑屑較籌爲石麒麟勿顧也釐奏冗食可罷省
者以成君德寬國用帝悉嘉納焉晉通政使遷少司
寇攝御史臺方貫索填滿視事三月出滯獄萬餘陳
新甲爲樞部乖方悞國雖下吏多與援石麒麟則立傳
爰書弃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時延儒再當國頗進
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故君
子亦不能安其位石麒麟爲納言司寇時相君時致
洽示接引石麒麟落落若勿知者時廷臣媚嫉喜

江
無結黨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極論時政及
元輔各予杖下獄都御史劉宗周以廷諍譴去石麒
上言宗周立朝無僞忠僞信之習陛下用而舍舍而
復周宗周今老矣陛下斥去之欲再見此岩岩冷冷
之老臣豈可得哉書上不省而以議坐開元琛罪止
配贖不足塞上意閒住歸里聞寇逼幾旬痛哭檄同
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會甌湖信至石麒
無子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圖爲國報仇

王卽位起右都御史晉吏部尙書條上七事忤權貴
意多格不行進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謝病去 王
師入嘉興自縊廳事之北楹順治二年六月二十六
日也從死僕二人祖敏李升時城內外百里無人跡
嗣子爾毅犯險入負其屍置樁櫓中出去石麒死二
十餘日顏色如生握手沒爪鬚髯怒張凜然有氣後
一年爾毅坐湖兵死於市妻孫聞爾毅死女在抱棄
之赴水死立不仆一門之內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
僕死義石麒博學強識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

喜持論與人言移日不倦性樂易愛人下吏寒士才
行厄於無援者汲引不遺餘力然不以告人人終身
不知故人以爲長者生平交惟劉宗周祁彪佳侯峒
曾吳麟徵夏允彝與石麒相繼殉難所著有可經堂
集

論曰石麒在朝之交皆君子而不爲黨同私比此其
爲真君子也崇禎末石麒被放里居聞廷議以南遷
聚訟人皆詆主遷之非石麒言若膠柱死守亦非臣
子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

大臣勲衛半留居守半充扈從據東南形勝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倘觀望狐疑迄求遷而不得尚忍言哉觀石麒麟此說其亦濟變之一道也宋李綱亦嘗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當時亦未嘗膠柱於故常也特規度之地不同耳陳亮之論與綱合而惜乎宋之不能用也崇禎之日所謂關中襄陽之險旣喪亂不可猝圖惟建康席陪都形勢以愍帝之憂勤劓痛得人而用之天下事不必其不可爲耳唐李翱云翱常恠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然則興亡之判豈以其地哉向使擁弘光之君若相猶得秦楚之地而踞之其覆滅寧有異於建康者耶若石麒麟者其濟變之圖無所庸而直以一死報國豈不痛哉

奉常葛公水鑑傳

葛寅亮字水鑑號岷瞻錢塘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宗伯馮銓愛其才擬選入館寅亮言幼孤鞠於王母
張願就南曹迎養銓歎曰安有薄宰相不爲者授南
儀部轉祠部郎疏請拓新方孝孺黃觀諸臣祠賜額
表揚復唐顏真卿放生池以存忠烈遺址移疾歸里
設講席於湖南負笈日至尋起江州備兵建匡山書
院以祀王守仁選諸生肄業其間仕路交際盡絕時
稅璫踞湖口爪牙狼跋寅亮逮治之璫怒嗾要璫中

以法會事寢不行引疾乞休行李半肩而已夜抵白鹿洞爲諸生留講累日乃去尋視學湖楚權貴人子弟黜落銜之指病其所取士爲險恠方劾處而寅亮以憂去天啓初鄒元標爲都御史薦及寅亮寅亮遺書元標曰邸報中讀大疏爲薦舉先後被察諸臣皆云門戶中人不肖亦濫廁焉明公一言之出當世奉爲楷模獨門戶名號覺有惕然不敢安者竊見門戶之習攻擊遽爲主盟盛衰伍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借之逐羶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因之被株連之

其盛衰之迭變與國相劇也至賢愚俱盡而國運隨之同盡往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國家之福而門戶諸君子之爲國家計其初心亦詎願至是哉明公疏中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真凜乎憂國之言今欲收門戶以爲化町畦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則町畦愈化無論門內門外惟問實營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二字直消歸烏有庶幾大道爲公之世乎寅亮衡文楚中不敢從糊名中摸索致得罪大僚初非以門戶被處者今

日焉敢竊附門戶以叨進用且區區微衷所謂葵不
恤其緯而爲宗國之憂願熟察之元標得書憬然復
移書招之其爲有道推重如此遷荆南叅議復視學
福建典選某者干之不遂怒陽以南壘卿優之而實
速其去且塞清議者口也崇禎改元魏忠賢崔呈秀
諸奸旣伏法寅亮復上言權璫遺蠹尙有未釐正者
如近日躡陞官級皆借名叙功夫寧錦不過自守宜
止叙嬰城執桴鼓之臣而冒濫者充斥至若殿工之
叙拖金橫玉遍滿朝堂其餘無名之數尙難枚舉

在兩宮行世蔭則先受之矣
九列則先啗之矣今乾斷甫俾而延議
上疏論列於是下部察核諸殿功邊功濫
一清尋遷北尙璽典試山西北
頓變坊刻有晉書一變錄晉左通政會楊弁
者諱華各省郡倅縣尉改設練總及加派諸條以充
練餉寅亮曰民苦驛是若無事之地激而有事也
駁回不上遷南奉常致仕去楊弁復上前疏輔臣嗣

昌恨其言不早行逮寅亮下獄寅亮與門人就學者
談道習靜忘其身存口鼻也已釋歸著園中記會燕
京陷留都立詔起大理卿晉少司徒江南不守聞道
歸不復返故廬走三衢浦城杜足圓盤村著栢浦議
語未幾卒寅亮博極羣書其於儒宗之學間從內典
參入謂儒與二氏之理如同一月而弦望所見不同
之籍五十年家居強半湖山一椽不入城市當事者
不可按名亦不可得聞所著有湖南講義治安之
耕集易繫象義及內典經解諸書

論曰萬曆天啓間廷臣所稱君子者知有君國大義
同道一心而已安所謂門戶之見者哉自小人挾邪
說以攻之而門戶之名遂立其爲君子者初毅然以
爲不必避其名而浸且以之樹防而侈勝於是比附
之末流至有招權而爲亂首者其禍國家與小人等
耳宋神宗嘗問滕甫以君子小人之黨甫言朝廷無
朋黨則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信哉言也當
日元標諸臣豈見及此哉寅亮貽書願化門戶而營
職業可謂智者見禍於未萌宋史稱呂大防顛直不

立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有識者蓋略同

六
公雲怡傳

六
 公雲怡傳
 懋德鄉舉日好學問日讀諸儒語錄得文成王守仁
 書而信從之初授杭州推官修紫陽社倉舉陽明保
 約法擢禮部魏奄建勅京師禮尙書率諸曹謁賀懋
 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托疾歸旋以差去築室奉母
 題所居曰不隨室以見志崇禎初視學江西立書院
 請名儒主之與諸生往復辨難頒拔本塞源論於學
 宮進左參政改寧前道祖大壽久鎮邊士卒驕縱人

苦之懋德與稱說忠孝大義大壽敬悅遣二子受業
兵用斂戢而內監高起潛領崇銜出鎮儼制府自居
懋德貽書曰職與貴監相見禮不載會典體統要當
義起耳貴監體不勸則爲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
守今使職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
通寶主則貴監享謙謙之風豈不兩
相成哉起潛無以難久之亦相敬信時山東河南北
直失陷名城數十懋德率吏士守禦松山寧遠不解
甲者五十六日而八城迄無恙兵部叙功第一

其道惟皇上一念轉旋聞耳又言儒者學術不明以
至黨同伐異天下禍亂實基於此疏上舉朝以爲迂
闊而執政滋不悅得旨切責調濟南道守有以墨聞
會懋德生日守製金帶綺服躬捧上壽懋德提其所

東帶笑曰吾十餘年一銅帶轉覺馨香耳守慙而還
解綬去進河南右布政會浙江山西巡撫缺浙內地
非援奧不得而山西危疆予撫山西帝召見中左門
問致治之要懋德對以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
自察皇上欲反亂爲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稱易
簡帝稱善十五年春建節山西榜其門曰願聞已過
求迥民情而三立祠者故所建以祀兩宋諸大儒者
也卽其地爲講會禮聘儒賢主焉而立干城社以招
奇傑其勇之士九月京師戒嚴徵天下兵入援懋德

來部扼防龍固龍固諸關本以內禦外時敵入內以
居外禦內懋德率其標下兵策應萬山中於千五百
里而闖賊已陷河南將窺秦晉懋德馳河上禦之而
秦督師孫傳庭十萬之衆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
榆林所屬平陽太原皆大震南自芮蒲北迄保德延
袤二千五百里惟恃一河爲界處處得渡懋德於是
上疏曰今日之失在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處處
無堅城也請發禁旅并調眞保二營與臣合兵尙可
背關一戰又請發京運留晉餉連章告急皆不報請

鎮兵無一至者寧武鎮臣周遇吉亦以餉缺不赴調
懋德提三千羸卒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
再敗之風陵渡三敗之吉鄉渡堅壁四閱月而賊自
榆林聲言寇太原巡按御史汪宗友在太原惶怖欲
自脫啓晉王降手書敦迫懋德乃留二千人守平陽
汾州而自統千人赴太原宗友輒出城巡他邑去懋
德貽書寧武周遇吉日僕素悉公忠義鼠竄偷生公
必不爲然拒河懋力不支倘逆賊長驅北犯公死守
寧武以扼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

躡其後庶得牽制以俟援師集都城此雖陽之烈也
遇吉雖然許之而平陽道將已下聞賊將渡河皆棄
城走三日賊不至懼罪乃遣人降賊而平陽陷宗友
在道聞之以已之趣懋德歸太原慮得罪乃露章劾
懋德不稱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以部景昌代命關
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者逗遛不進賊急攻太原
或諷懋德可循故事出境候代也懋德曰我封疆臣
死封疆耳奈何藉口解任自便哉於是集衆歃血盟
於關壯繆之廟誓以死守士民皆感激願同死哭聲

震野自成遣僞使持牌來誘降梟使者首竿之以令
衆而度部外要地壅礙以待賊果營其上夜募壯士
竊發礮殲賊無算自成亦幾殆益怒以尙薄親臨督
攻明日晝晦大風拔樹揚沙石守者不能立城之內
懋德猶率其下巷戰久之知力不支顧其中軍
兵盛時盛問三立祠何在麾下士欲劫之走懋德
聲大罵及祠出其懷中所故草遺疏投贊畫
而北向叩首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
以爲國父知懋德城破日殺其妾與幼子曰毋爲賊

辱而身左右懋德且戰且入祠材官段可達亦不肯
去懋德曰汝非命官可無死他日收吾屍也可達泣
拜去懋德解袍帶自縊於東梁時盛脫鐵甲覆其肩
而氣絕時盛亦東向以弓弦自勒死而部下王永懋
十餘人皆同時自刎時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七日也
明日賊徧索文武官縛而至左布政趙建極不屈大
罵死之其標將惠光祚亦罵賊死其他斬於晉府之
端禮門者四十六人或指示懋德屍處賊戕而棄之
海子段可達求得之竊買棺藁葬南門外之東岡越

五年懋德子方炳方炳往扶觀歸當福王之立禮部
尙書顧錫疇請表忠烈賜諡忠襄予祭葬建祠以時
盛祔會馬士英修怨於錫疇格贈廕不行至有謂死
節不足惜當問失守罪以媚士英者懋德故交陳龍
正聞山西圍急走書曰吾知公必死願得忠臣女爲
孫婦以幼女許之明年龍正不食八日死當太原失
守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二十日城破帥臣周遇吉
死之踐夙約也遇吉三韓人驍勇善戰初懋德劾奪
許定國以遇吉代之累官至大將軍妻蒙古人家僮
百餘皆其族縱火先焚若舍跨馬挽弓率僮奴巷戰
從辰至未殺賊千餘人矢盡赴火死家僮無一人降
者賊屠寧武城僵屍二十餘萬賊自渡河入晉攻而
破者惟太原寧武兩城自此長驅入三關皆望風迎
降不四十日京師陷

論曰社稷小人之無天道之極也知委一懋德於寇
獨不知無太原則無社稷哉至柄臣以黨嫌故位獲
是非亂之又生君子信讓彼鬼魅何足論焉當懋德
不以龍棄自便與遇吉同誓死其中所握持豈一口

後世知人惟難何又於遇吉不失尺寸也時盛河達
生死皆能致節得人如此亦偉矣方懋德應詔言當
世事申朝訕謂以爲迂闊嗚呼迂闊者殆如是乎

御史陳公元倩傳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瓠落日旰或不舉食然
好大言賦俗人亦莫能善喜交遊結客崇禎丙子舉
鄉試十六年除開封推官抗疏言時勢請各對不報
時闖賊蹂躪河南以是年入關踞秦中且出師窺晉
而中州八郡河北未經破傷諸持節使者皆辱之委
河南不守而河南村落豪傑結土寨自固犬牙其間
無所屬賊署僞官數十人填撫之人心不甚爲用潛
夫至封丘飛章上聞言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實

有累卵之危願請重兵守單懷遏賊勿使下而身自
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郡之地疏上未及報會故將
軍陳永福身降賊子德爲巡撫麾下軍尉以其衆謀
縛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倉卒人不知所爲潛夫曰
此獨德叛軍未盡變也乃募民兵千人張勞軍旗幟
鼓行而前請巡撫秦所式及鎮將許定國卜從善等
以兵會欲往招其衆設計禽德而巡撫業解任辭不
肯與二鎮將遂潰而南潛夫度德旣西大賊日夕且
至力不能支奉周藩渡河封丘人涕泣襁負從者千

餘家江天聖舟楫濟之三日始畢時崇禎十七年正
月也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委道一者窺
驍將家取潛夫乃獨身騎率二三吏士步行從傳呼
直造其營道一大驚拜跪稍如禮潛夫勉以忠義相
勞苦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簪花絳衣遊
行諸縣赫奕朝廷將也遠近山寨聞之以次爭降附
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士卒皆縞素出師邀擊賊
將德於柳園大破之會關賊敗走秦中氣方沮喪繞
河上下數百里豪傑爭來投誠六月傳露布江南福

王初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而自撫按鎮將以下皆鼠竄去誰復知有封疆計者及見潛夫檄大奇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入賀陛見倡議恢勦之策大要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尙按堵陛下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援應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既復畫河爲固南進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亦江淮永安

因行玩弄而日尋且禦之堂皇之內臣悉江河亦未可奈何而日尋且禦之堂皇之內臣悉江河亦法書詩書之旨廣同潛夫言第佯應之不爲理潛夫心傷日計之不立門戶之不破社稷將亡而羣心日曠急上疏爭之相君疾怒之凡所請兵餉乞隨征文武官吏及聯絡戰守諸大計率不相應故將許定國者棲睢陽城中殘卒千人劫掠自食潛夫謂定國懦且叵測不可任廷議故留定國河干而以私親爲怨撫事事牽制之定國自以宿將不得比諸大鎮懷缺

望時與興平伯高傑部將相仇殺初四鎮跋扈不臣及史可法視師激勵之稍感動而傑尤敬愛可法潛夫與深相結傑益感奮願爲前行統兵而北要潛夫與俱謂吾此行必且破潼關梟李賊之首收全表以報天子潛夫謂傑公方出師而許鎮有二心議其後不除之不可傑曰吾直折筮使之何害及至睢陽定國負弩矢郊迎盛宮館偉儲張延入城爲好會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身輕騎赴會潛夫謂諫不從既就館相與歃血盟盟已語潛夫吾且夕

潛夫曰先生先爲芻糧計潛夫立起行是夕傑醉臥

定國引壯士刺殺之傑兵旣無主遂燔睢陽散入秦郵湖中爲盜是自無復有言西伐者矣而是時相君旣與可法嫌聞傑死心利之北向酌酒賀而獨忌潛夫持使節喜事別遣御史代潛夫潛夫適以憂去初有婦童氏詣吏自言福王妃也久相失今聞王在金陵爲天子吾亦欲南耳廣昌伯劉良佐禮送之南潛夫之歸也至壽州見鹵簿甚設傳呼曰皇后來皇后來官吏夾道伏謁潛夫亦朝之行宮而王方謂元妃

既亡採淑女錢塘大昏禮在旦夕叱童氏妄自言抵
之獄相君喉臺諫交章劾潛夫以去國按臣挾妖婦
嫚朝廷又指睢陽之變爲釁起潛夫命金吾緹綺卽
家逮繫下獄五月 王師下金陵潛夫間道歸航海
至會稽魯監國拜太僕寺少卿明年 王師下紹興
潛夫書絕命詞携其妻孟氏及孟氏娣妾於潛夫者
也至小赭村之化龍橋拜母弟及諸親戚與辭訣拊
孟氏娣娣令先下度氣絕乃自沉時順治三年五月
三十日也年三十七弟麗明祚明晉明皆有志節從

之軍於是其柳棺殮之潛夫爲人駿快遇事矍矍立
斷儻好持高節不知者詆爲誕妄不謂於天下事
能有樹也其在汴時太史劉理順汴人也燕都陷理
順死之潛夫爲建祠請蔭損百金贖其諸子同里進
士陸培嘗以意氣發難相攻潛夫至脫身僅免及培
死潛夫上諸殉難姓氏於監國盛稱培之賢爲請謚
蔭其闊達好義類如此

論曰潛夫一佐郡甲吏當國破亡獨能聯絡所部豪
杰成軍河上氣吞虓闕又結悍將之心而願爲之用

功雖無成然觀其倡議畫策向使與陶侃祖逖輩共
功名安在無尺寸効哉時運雖橫流而曰天下無才
未敢信也

督府僉書朱公後之傳 孫祖文

朱先字後之嘉興人先幼習儒書長弃去更習陰符
劍術及風角鳥占諸兵家言嘉靖間倭犯邊海是時
承平久將士驕惰不知兵玉帛子女咸予賊賊視中
國將士猶嬰豎然倉猝計無所出兵使者辟先出擊
澉浦倭生擒其首於是以兵千人隸先往來救援所
至克捷胡宗憲總督諸軍事得便宜署封爵疏其忠
勇剋軍軍中號爲朱前鋒三十二年與倭戰於松江
泖塔又戰於嘉興平湖嘉善海鹽大小數十戰屢追

取廣文通
奔斬級兵部叙戰功署蕪州衛指揮使世襲遷福浙
坐營都司倭率衆出海大戰於梅花竿塘諸洋破倭
船四十二覆沒幾盡復追搃其巢於蒜嶺楓亭山斬
殺一千二百餘級奪回被擄男婦一千七百餘人倭
自是震恐胆落望見朱將軍兵皆驚竄逃死邊海漸
得休息兵部舉天下將先功狀第一幾大用矣未幾
總督中涇言就詔獄偏裨部曲畏禍莫敢近先慷慨
辭官請護行北至獄解先亦歸居蕪州先是周浦紀
功時先與上官左至是欲修郤而會閩按撫交惡

以功賞乾沒誣都御史王詢名先至昭之使證其事
先對以部將誣舊帥義不忍必欲誣都御史寧自誣
使者惡其直而故所與左者交構之逮下獄爰書
以萬金坐大辟會副憲朱儀望故閩兵使雅知先
還儀望擢應天巡撫三疏薦先大將才授圖山把總
蕭遼總督張淮劄疏補中路南營參將北營董
素鴛鷺屢擾邊邊臣懼開譽莫敢議討巡撫張國彥
抗疏請討之廷議爭言討不便宜事招徠先會諸將
整兵長驅先聲其罪諸酋乃叩關乞命無復飲馬城

下矣尋疾請告亡何起南京督府僉書先疏臣年七十九矣不能復為陛下効狗馬力願乞骸骨賜優許於是以前街致仕馳驛南還恩數不減輔臣元老先權牛上塚召宗族父老置酒高會籍俸錢若干緡散之宗黨賓客及生平所交驩一時榮且義之徙家南京尋卒孫祖武襲爵蕪州衛指揮

祖文字叔經先庶孫祖文幼孤母劉勵節撫之祖文長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風為諸生常痛毋志節未揚吏部周順昌初不識祖文會文震孟為孝廉時

習祖文述毋節行委悉順昌聞而憐之為白當事得類題旌表祖文知之感泣日夜願為順昌死而莫知所出久之順昌忤璫被逮有人變之異諸宗族賓客及生平交皆驚匿莫敢以名迹見祖文念順昌此死且死誰左右之者於是慨然曰吾今知所以死吏部矣遂密請順昌囚所請先行至都雨狀以待順昌既要極刑入獄凡棘行間屢為毒藥吮瘡浣血祖文不敢露毛髮雖雨苦寒為之指置已而懸貲數千置文私舍日夕告其妻死百法凶貸都門不足則獨

身走數百里或千里晝夜暑潦不少休息順昌請故
舊學友如定與鹿善繼吳橋范景文祖文踵其門變
姓名曲徇自遷指掖稍就而順昌已斃獄時六月十
七日也是夕祖文夜宿野店有聲旬然撞其門祖文
驚起聞闌無一物因歎曰是惟後豈吏部有變告我
耶當是時忠賢奸黨欲盡殺天下正人羅網密布偵
察株連雖若吳橋定與千百里間皆耳語相戒毋洩
聲影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伴獲免然危甚
矣顧祖文自恨身在外不親親歿每一感慟聞者悽

惻及歸則疲瘁哀憤鬱鬱病猶倡義買薄田姑蘇以
卹順昌子然竟以死死之後吳中賢士大夫及京輔
諸賢者咸高其行爲傳述之

論曰朱先能將也其不忍誣舊帥寧身當之諍足高
矣祖文以母故感順昌一言願以身報卒犯患難而
與相生死此豈出田叔孟舒下哉祖文紀北行日譜
悉璫織殺事吳人梓而傳之讀其書無不酸鼻流涕
者宋文天祥南北指南錄備述時日明楊繼盛亦於
獄中作年譜順昌死卒遽不及譜而祖文補之噫又

豈易得也耶

